



[\[返回\]](#)

## 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通报（第9期）

2002年5月9日

### 作者其他文章

栏目广告6, 生成文件 HTDOCS/NEWXX9. HTM 备用,

时间: 2002年4月26日 下午2: 30至5: 30

地点: 四川大学伦理中心研究中心

人员: 丁元军、杨秀杰、胡冰霜、高小强、成先聪、吴兴明、冉桂琼、蒋荣昌

主讲: 余平

题目: “良知现象的生存论视野”

主持: 黄玉顺

一、主讲“良知现象的生存论视野”（略）

二、讨论:

黄玉顺: “良知”不能译为“conscience”（良心），良知不是一个道德概念。良知和知识有关，但是心性发用流行出来的，不是对外界的客观反映。

吴兴明: 宋明理学的“闻见之知”、“德性之知”已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，“良知”就是发用流行出来的。

黄: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: 海德格尔良知论与基督教原罪说的关系。

余平: 刘小枫谈海德格尔的宗教。他主要想理清《存在与时间》有关宗教的线索。一般基督教的原罪和海德格尔的宗教学的关系，在我看来，海的存在论为基督教的原罪提供了基石。海德格尔在谈信念时非常小心，他怕把理性的东西运用到信念上面。

吴: 我有一个问题: 此在为什么有罪责产生呢?

成先聪: 罪责不是生存论而是存在论的问题。

吴: 但“罪责”是一个价值性陈述。假设它不是一个价值陈述，那么为什么又有价值性存在呢?

成: 它是使价值陈述成其自身的那个东西，一个通俗的讲法，是把自由的维度向我们敞开。

黄：这一点是当然的，但根本的是为什么从存在论陈述走向了价值性的陈述。

吴：人本身是一自由存在，我们为什么有“罪责”。

余：其他可能性虽隐退了，但仍存在，这种陈述性的跳跃是很自然的。

黄：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，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恐怕是不合法的。

丁元军：此在意味着选择，一旦选择，就成为自由者。价值性的“罪责”已不再是这个意义上的“罪责”了。

成：只有死亡才使人成为一个完满的所在，海德格尔并不是在讲道德的问题。

杨秀杰：海德格尔是在讲各种存在。海德格尔存在究竟在哪个地方，他自己并没有将书写完，海氏想重新塑造一个神棗所在，是无限的东西。

成：海德格尔恰恰说了所在只是一种有限性。

余：“无限的东西”这种说法不正确，无限是展现出来的，无限在说它时就流动出来了。

杨：词汇是在构成的语句中，我不是只在讲词汇，语句本身也是在活动，我的说法和你的说法并没有冲突。

黄：还有一个问题：萨特也讲选择、自由，他与海德格尔的区别何在？

余：萨特是在思辩，而不是海德格尔层面上的现象学之域。

成：海德格尔过分强调了人的力量。

黄：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批评，就说他重新树立了“大写的人”。

丁：我有三个疑惑，第一是黄老师说萨特的海德格尔色彩；第二个也是黄老师指出的，“良知”始终是不安的；第三个，这种依靠言说所带出来的，在心性论方面是不是能自生自成的。通过言说带出来是不是对人的“自力”的消沉？

成：“自力”不诉诸外力，海德格尔只讲将“良知”呼唤起来，成为当下状态。

黄：我倾向于丁老师的说法，这里面有一种超越性在里面。

吴：只是挖掘了“能在”，你是否愿意倾听呼唤在于你自身，而基督教的信仰则有经验性，因此海德格尔“此在”是一把双刃剑。

余：但依海德格尔“后期的思想”，“自我”是一“骄横跋扈”的主体。

成：心理学的“自我”就是这样一种自我主体。

杨：海德格尔说了各种对此在的理解，在德国此在就可作为“自我”理解。

成：在海德格尔那里，此在并不能作“自我”解。“自我”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。

杨：“自我”并不是一个词汇。

余：海德格尔之所以用“此在”就是要打破“自我”的板结化。

杨：自我意识不等于自主意识。

黄：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理解也实证化了，完全不能沟通。

吴：海德格尔是用“良知”表示形而上学的必要性。

余：“良知”就是针对形上的必要性，若不自欺，这一部分就读不下去，良知将人解构的如此彻底。

吴：伦理学不谈“良知”吧？

成：也谈，不过将之理解为“规范”的内化。

吴：“良知”不能经验化，“良知”肯定是在天国发生的，因此讨论“良知”只能在非历史中谈论。

余：海德格尔并不是立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形上者，并以此对我们进行批判。

吴：对“良知”的思考只能以形而上的方法进入，我们不能在经验层面上讨论它。

成：“良知”并不是“在者”，因此不能从经验层次上讨论它。

吴：高老师为什么沉默不语。

高小强：我非常想听一个中哲方面关于“良知”的陈说。我一直认为中方的良知就是一种境界。

黄：“良知”在宋明时，朱熹的“良知”偏重于知识，而王阳明却不这样看，而是视“良知”为一当下了悟。

吴：孟子取“良知”不是经验层次上的东西，而是很合乎现象学维度的，非常现象学。

黄：对，就如宋儒所说的“气象”，但孟子讲“良知”的发用流行必然落实到经验层面上，儒家的天命到了王阳明处才被悬置起来。

吴：这样理解非常有问题，天不是外在于人的另外一个东西。海德格尔不讲“良知”的呼唤讲整合，讲的很复杂，而孟子则很简单。

高：黄老师一谈到现象学就认为存在问题，但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并不是……。

吴：胡塞尔反对“超越”，将之还原为纯粹意识。

蒋荣昌：上帝在西方被描绘为超验的，而我所理解的上帝却不是超验的，上帝只是在语言的描述中成超验的。

高：关键是区分“先验”和“超验”，你把超验的东西拿到经验层面上讲就把上帝经验化了。

蒋：上帝是虚构的，当我们说上帝时，只能在经验中谈论它，“超验”是内在消解的，是自我消解的。

高：你怎么讲在经验领域划一块超验的存在呢？

蒋：当我们谈超验时都是在经验上谈论。

丁：那么我们讨论先验的也是在经验上谈论。

蒋：这种说法没问题，但经验能指涉先验，超验的东西。

成：那么，你承认有超验性的存在吗？

蒋：这个没问题。

高：你的“指涉”是什么意思？

蒋：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“回溯”。

吴：现象学之所以成功，就在于经验和超验的互相观照。

高：对。

蒋：经验世界不能说是实证化的世界。

.....

文章添加：[系统管理员](#) 最后编辑：[系统管理员](#)

点击数:712 本周点击数:6 [打印本页](#) [推荐给好友](#) [站内收藏](#) [联系管理员](#)

相关评论（只显示最新5条）

没有找到相关评论

[加入收藏](#) | [关于我们](#) | [投稿须知](#) | [版权申明](#) |

| [设为首页](#) |

[思问哲学网](#) Copyright (c) 2002—2005

四川大学哲学系·四川大学伦理研究中心 主办

蜀ICP备05015881号